

31 03
石河子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石河子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永将干戈化玉帛·····	鱼正东 (1)
这天,明珠格外灿烂·····	刘炳正 (23)
石河子市政权的前身——兵团石河子管理处·····	汪培谟 (29)
回忆二十六师宣传队·····	尹茅塞 (32)
从《觉悟报》到《光明报》·····	虞儒农 (35)
一张永远值得纪念的照片·····	贺人可 (41)
对《大跃进》报的回顾与反思·····	王菁华 (43)
王震将军和我·····	麦宗禹 (48)
新疆和平起义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	吴赞荣 (55)
追忆跟随陶峙岳将军起义·····	崔景谟 (57)
我所知道的哈密黄金抢案·····	孙仁嘉 (69)
我送叶成到焉耆·····	陈进华 (73)
记陶峙岳司令员一次形象而激奋的讲话·····	刘 荡 (80)
进入垦区前后·····	李崇正 (8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李棠远 (85)
筚路蓝缕开创兵团军垦事业·····	崔景谟 (95)
为农业服务的石河子修配厂·····	张士杰 (100)
石河子南山煤矿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李致远 (105)
新疆第一座造纸厂的诞生·····	辛士忠 (109)

赵锡光将军首勘石河子记实·····	叶司韶(116)
一九五〇年的石河子老街·····	何良育(119)
石河子的第一口井·····	师景岳(121)
绿洲话源·····	路光星(125)
回忆我的父亲梁客浔·····	梁开平(132)
记祖父、家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	陶耀航(136)
冯玉祥将军轶事·····	叶司韶(141)
黄埔军校“军人魂”佩剑产生的经过·····	吴赞荣(147)
追忆南京学生“四一”示威大游行·····	魏光耀(149)
征稿启事·····	(152)

永将干戈化玉帛

——团结、改造起义部队的回顾

鱼正东

又是一个粮盛棉丰、瓜果飘香的金秋，又是一个在新疆的历史上闪烁着光辉的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第二故乡——戈壁绿洲石河子，回到日夜怀念的老部队、老战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广大军垦战士中间。

作为一个在新疆和平解放之初，奉党的指示来到这支起义部队工作的政治干部；作为一个和广大起义官兵一道，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胼手胝足，把亘古荒原变成了塞外江南的老军垦，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当我踏上这块浸透了创业者心血和汗水的土地，穿行在浓荫蔽天的林网之中，望着那镶金铺银的丰收田畴、成群牛羊和那纵横交织、潺潺流水的渠道的时候；当我置身在城乡新建的座座工厂，浏览着五光十色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当我漫步在石河子新城那繁花似锦的街道上，听着军垦下一代那甜美歌声的时候；当我握着一双双老军垦战士的手，端详着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听他们畅谈当年入党的誓言变为今天开拓进取的实际行动的时候，我的心每时每刻都处于激动之中。我的记忆的屏幕上又再现出当年来到这支起义部队前后的日日夜夜。

受命于进军途中

一九四九年初秋，我人民解放军二兵团六军夺取了兰州战役的胜利之后，乘胜进入河西走廊，解放武威、张掖，与一兵团二军胜利会师，转隶一兵团建制。九月二十五日，当古城酒泉遥遥在望的时候，传来了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生通电起义的消息。

消息传开，群情振奋。指战员们在行军途中议论纷纷。有的说：“兰州战役的血没白流，硬是为和平解放新疆创造了条件！”有的说：“陶峙岳是个有胆识、顾大局的将领，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多少伤亡，真该给他记上一大功！”

当时，我在六军十六师四十八团任政委。我团未在酒泉停留，奉命配合二军五师一部，将起义的第八补给区辎汽团的一百辆汽车运至玉门、安西。在安西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警备团团长沙希崑相见，并商量将该警备团之一部编入四十八团。毛任四十八团团长沙。以后又布防安西、星星峡、七角井和哈密等地。

几天后，我突然接到军首长的命令，要我速返酒泉，接受新的任务。

酒泉沉浸在一片繁忙和欢乐之中。我来到军部，见到罗元发军长、张贤约政委。罗军长以他那爽朗的福建口音，笑呵呵地对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了电报，慰问新疆起义的全体官兵，野司和兵团已经和陶峙岳将军商定了接收改编起义部队的部署。军党委准备调你去起义部队工作，怎么样啊？”

原来，几天前陶峙岳将军来酒泉向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

汇报了新疆起义部队的情况，决定按解放军编制，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为了便于对起义部队进行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军党委决定从各师抽调一批在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素质较好的师、团、营、连干部到起义部队中搞政治工作。在首长列举的抽调干部中，有我熟悉的王季龙、于春山、唐谟、杨贯之、惠奋、范子久、李廷智、刘炳正、曾继富、王洪杰等同志。军党委并决定在酒泉开办政治干部训练班，学习改编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和在起义部队中建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因我团要提前进疆，不能参加这个训练班，军首长特地当面交待任务。

张贤约政委亲切地注视着我，说道：“起义部队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全部由起义军官担任，你们主要是做党的工作。对这支十万人的起义部队团结改造得好，将是今后保卫和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又说：“目前，新疆的政治形势还不安定；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国民党长期统治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惯势力一时还难以消除；各起义部队内部也不稳定。因此，团结、教育、改造这支起义部队的工作是比较艰巨的，这在我们的建军史上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我们进疆后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定要努力做好它！”

十一月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后，任务更明确了：我们十六师抽调的干部，去起义后改编的二十六师工作。王季龙同志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临行前，王震司令员对我介绍二十六师的情况，说：“师长叫罗汝正，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是位爱国将领，为人正派。他是在新疆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的将领之一。要改造好这支部队，重要的是做好

团结工作。要用我们老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去影响、教育和改造他们，使之成为人民军队！”

深 情 暖 人 心

刚刚在迪化过了五十年代第一个元旦，我们这支由十六师抽调的二百二十四名政治干部队伍，便冒着漫天风雪，开赴起义后新改编的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六师师部所在地——迪化以西的景化（呼图壁）县城。按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我们在这个师配备了师、团、营、连的政治干部，在师、团两级建立了党的委员会。

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坦诚热情的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带领全师起义官兵热情欢迎我们，随即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师的情况：

二十六师，原为国民党步兵七十八师，共有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八百五十四名军官。一九四七年由内地调进新疆，一直驻守在玛纳斯河东岸沿线，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的民族军隔河相持。根据官兵的阶级状况分析，士兵中大部分被抓丁或卖兵进入国民党军队，全师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出身贫苦。因此，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归向人民民主阵线的义举，得到广大爱国官兵的拥护。但是，由于这支军队长期受国民党反苏、反共、反人民和“一个领袖”、“一个军队”、“一个政府”以及“效忠党国”等反动宣传的毒害，伪正统思想比较浓厚，对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缺乏了解和认识，所以，一部分官兵对我们抱有敌视态度，以看待旧军队的眼光看待我们。还有少数特务，受国民

党反动头子叶成、马呈祥、罗恕人逃跑前指示，暗中潜伏，伺机叛乱，造谣欺蒙，扰乱人心。起义之初，部队中就有人认为是“投降”，骂陶峙岳是“叛徒”。陶峙岳将军来这个师作起义动员时，有人割断通往会场的电源线，用刺刀捅坏扩音喇叭，甚至有人要打他的黑枪……

初来到起义部队，我们感觉到有一堵无形的墙隔在我们和广大官兵之间。军官们表面客气，却不和我们说心里话；有的连长寸步不离指导员，留意观察政治干部的一言一行。士兵们不敢和政治干部接触，见了面立正敬礼，站得笔直，眼睛里却透着疑惧。一天，我和七十七团政治处主任李廷智到该团一营机炮连了解情况时，连长冯文昌甚至煽动士兵起哄，要和我辩论。针对这些问题，师党委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广大起义官兵对我党、我军的政策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之前，对我们的政治干部还没有建立真正的感情和信任之前，产生这些问题是不奇怪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对广大起义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转变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师党委认为，起义官兵是从我们政治干部的一言一行中去认识党和人民军队的，每一个政治干部的表率 and 模范作用十分重要。师党委号召全师二百一十二名共产党员及全体政治干部，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关心爱护战士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迈出团结、教育、改造起义部队的第一步。

各级政治干部积极热情地组织起义官兵开展政治学习，座谈讨论《张治中将军对新疆起义部队的讲话》、《蒋党真相》、《人民公敌蒋介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文件，进行两个党、两个政府、两个军队的

对比教育，开展教唱革命歌曲活动。一时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等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军营，一扫旧军队的沉闷气氛。

全师各级政治干部，每天清早起床后，冒着风雪严寒，带头打扫营房积雪、厕所；哪个班、排有了病号，指导员端着病号饭送到床头，问寒问暖；出操或劳动归来，指导员们不进自己的房子，先到士兵宿舍把火墙烧热；夜深人静，战士们进入梦乡，指导员却在亲自查哨，将哨兵替换下来……

七十七团有个连队的士兵三更半夜出门解手，发现指导员轻手轻脚地走进士兵宿舍，他以为指导员要搞什么名堂，就悄悄跟在后面看个究竟。当他看到指导员把士兵们蹬开的被子一个个拉好盖严时，感动得握住指导员的手说不出话来。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部队中除有家眷的军官房内有火炉可以温馨入梦外，广大士兵的宿舍缺煤少柴，温度很低。政治干部们更为清贫：一身旧棉衣，一床不到两公斤的薄被，难以御寒，常常是和衣而卧，彻夜难寐。为了解决燃料问题，师党委组织全师官兵到戈壁滩打柴火，下苇湖割苇子。全师政治干部身先士卒，以苦为荣。七十七团从政委惠奋、政治处主任李廷智到各连指导员，一人一把镰刀、一根绳，带头跳进冰湖苇丛里割苇子，返回时，政治干部都拣大捆背，身强力壮的东北子弟兵、指导员米自仓，一次背一百多公斤，回到营房就先把战士们宿舍的火墙烧热。记得一位排长大惑不解地问一位政治指导员：“常言说，千里做官，为的吃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在旧军队混了十多年，所见所闻证明这话一点不假。可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铺

盖那么少，也不关饷，连个太太也没有，这是图个啥呢？”指导员笑着说：“如果我们是为了做官挣钱，那和国民党军队有啥区别？我们和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剥削人民的，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我们心里，只要把全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都过上好日子，就满足了！”一席话，感动得这位排长热泪盈眶。指导员的话很快就在部队中传播开来。

党组织和政治干部处处关心战士的疾苦，尊重士兵的人权，维护士兵的利益。一次，一个排长带着一个班长，追打一名士兵。这个士兵边跑边喊“救命”，直往指导员办公室奔来。指导员闻声出来一看，那个排长已气势汹汹地追到跟前，拿着绳子要捆士兵。指导员挺身护着士兵，心平气和地对排长说：“他有什么错，可以批评教育，可不能随便捆人。”排长蛮不在乎地说：“指导员，你管政治，我管行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管这些闲事！”指导员立刻严肃地说：“这就是我份内的事，不是闲事！你要明白，现在已经起义了，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就应该按解放军的纪律办事，改变旧的作风。人民军队，官兵平等，都是阶级弟兄，就是战士有不对的地方，也不许捆人、打人！”肋从排长追士兵的那个班长，被指导员的言词和行为所感动，转过头来对排长说：“指导员说得有理，现在不是国民党的天下啦！你要再这样随便捆人、打人，别怪弟兄们对你不客气！”那个被追的士兵就势站出来，向大家诉说了排长对他的欺压。周围的战士们都激动地说：“有共产党给咱们撑腰，今后再也不受欺压了！”

最使广大官兵感动的是，新疆和平解放之前，伪政府几

个月没给新疆部队发薪饷，二十六师广大士兵极为贫困，连买袜子、抽莫合烟的钱都没有。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新疆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全部清发了过去的欠饷。二十六师广大官兵捧着闪亮的银元，一股强大的暖流注入他们的心头。官兵们含着热泪，无比激动地说：“旧社会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只有当炮灰，谁把我们当人待？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真正把我们当成是自己的亲兄弟呵！”

无形的隔墙消除了，起义官兵和政治干部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了。

根本的转变

如果说，用真挚的阶级深情去暖热广大起义官兵的心，是使他们在感性上认识和靠拢我们党的第一步的话，那么，用饱含血泪的阶级仇、民族恨去点燃广大起义官兵心中的革命之火，则是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有力地将他们凝聚在党的旗帜之下的关键。

冰封雪舞，天寒地冻。二十六师三个团的座座营房里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热流——一场震撼人心的诉苦和民主教育运动正在孕育之中。

我们首先组织部队观看反映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饱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之苦的歌剧《白毛女》、《血泪仇》等文艺节目，引发官兵的阶级仇恨。记得一次师政治部宣传队演出河北梆子《血泪仇》，战士们自带座位，礼堂里挤得座无虚席。当演到王仁厚一家被国民党反动派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时，战士们心中的隐痛被触发了，台下一片哭声。一些

苦大仇深的战士泪流满面，振臂高呼：“我们要报仇！——”

“向反动派讨还血债！——”有的战士将自己的军用水壶向台上的反面角色砸去；有的战士甚至愤怒地拉动枪栓，要向吃人的野兽射出仇恨的子弹，竟使演出不得不中断。

接着，师党委一方面抽调起义军官中的骨干，到师部参加配合部队开展诉苦和民主教育的训练班，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减少诉苦运动的干扰和阻力；一方面组织各级政治干部，深入到连队的广大士兵中间，访贫问苦，座谈引苦，启发战士们倒苦水——把满腹的血泪史都倾诉出来；挖苦根——认识受压迫、受剥削的总根子是反动统治阶级，是三座大山，是剥削制度。

一场群众性的诉苦运动在全师火热地开展起来了！七十七团一营三连先后召开了七次班组小型诉苦会，五次全连诉苦大会，最长的一次达七个小时。哭声不绝，感人肺腑。机枪二连士兵王登位，诉苦时悲痛得昏厥过去。二营士兵刘克家，痛诉了母亲、妻子惨遭日寇强奸，父亲气病，婢娘气死，母亲羞病而死的血泪史；特务连战士金玉海，道出了叔嫂被日寇拉走，姐姐被强奸，自己先是给地主放羊，后又被抓壮丁，受尽苦难和欺凌的悲惨遭遇。听着这些血泪控诉，全连官兵无不悲痛万分，号啕大哭。记得当时据七十七、七十八两个团的不完全统计，有六百多名士兵的亲人被封建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残害致死。苦难和仇恨，唤醒了全师广大官兵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是所有苦难的总根源；清楚地懂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翻身求解放全靠共产党的道理。许多士兵抱着政治干部声泪俱下：

“是党擦亮了 my 眼睛，使我认清了谁是仇敌，谁是亲人！”有的战士跪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有的战士咬破手指写血书：“为阶级兄弟报仇，坚决革命到底！”

诉苦过程中，战士们还控诉了在旧军队受长官打骂、欺压的苦难遭遇，揭发了一些军官起义前欺压士兵、残害百姓的劣迹和起义后的错误言行，暴露了军官阶层的问题。仅七十七团，就有一百五十一名军官贪污、敲榨过士兵的血汗钱；打骂、凌辱士兵的行为更为普遍。由此，又推动了全师起义军官的改造和反省。许多军官主动坦白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卸包袱”、“割尾巴”，争取立功赎罪。七十七团一营参谋石整基，在全团大会上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当场交出金砖；不少军官交待了自己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哥老会、谍报组、蓝衣社等封建反动组织的问题，并纷纷交出证件。七十七团三百五十五人交待奸淫民妇、参与抢劫、盗卖公物、聚赌、吸毒等行为。师党委向他们交待了党的“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既往不咎”、“重在现实表现”的一贯政策。全师士兵扬眉吐气，斗志高昂；军官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军官们异口同声地说：“是党把我们救出了火坑，使我们从毁灭走向新生，起义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诉苦运动的深入开展，使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得到巩固，民主运动蓬勃兴起。士兵的群众组织——革命军人委员会普遍建立起来；师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在诉苦运动、民主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积极份子，要求入团、入党。到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全师首批发展了四百九十七名青年团

员，九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十三个基层党委，七十一个基层党支部。基本达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党对起义部队的领导。

军 垦 第 一 型

党的新血液为起义部队注入了充沛的生机与活力；党的新任务使广大起义官兵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春节刚过，二十六师全体指战员响应毛主席“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和彭老总提出的“建国立家”的指示，怀着“屯垦戍边，为各族人民造福”的壮志，按照王震司令员和陶峙岳将军亲自勘察、规划的蓝图，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玛纳斯河流域纵横数百里的亘古荒原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

创业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

广袤的戈壁，还没有脱去厚厚的银装，北疆的三月，依然地冻天寒。指战员们扛着小炮、机枪，背着步枪、手榴弹和背包，外带两件生产工具——铁锹和砍土曼，迎着风雪，浩浩荡荡，从绥来（玛纳斯）县城向玛纳斯河以西的安集海、乌拉乌苏和泉水地进发了。

没有汽车，马车也寥寥无几。战士们徒步艰难地跋涉，深雪里留下新中国第一代垦荒者的第一道脚印。

没有炊烟，没有人迹。举目四望，茫茫苍苍的红柳、梭梭、灌木、杂草在风雪中摇曳；成群结队的野兔、野羊、灰狼、跳鼠在荆棘中出没。指战员们就在这样的荒凉可怖的荒原上点燃篝火，安营扎寨。

没有房屋，各团仅有的一些帐篷也不足使用。指战员们便铲开积雪，挖开冻土，打苇子、伐野树，化雪和泥，搭起马夹子式的草棚子。全师仅用十几天的时间便自建“房舍”一千四百零三间，解决了七千垦荒大军的住宿。就地取材，穴地而居，倒也能避风雪，只是哈气成冰，难以入睡。“天明始觉满身霜。”有的人早上醒来，头发、枕头冻在了一起。

没有饮水，没有蔬菜。指战员们把积雪一堆堆积起来，化雪为炊；用盐巴水和着辣椒面当菜下饭。

运输车辆极缺，生活物资运送没有保证，指战员们便长途行军背粮。五月份，七十七团迫炮连口粮将断，又无粮袋，指导员于树才独出心裁，发动战士们把军裤的两条腿扎起来，装上粮食，往脖子上一扛，从南山石场至乌拉乌苏水磨往返二百二十华里，五十七人一趟便背回三千二百多斤粮食，解决了无米之炊。

大规模生产缺少工具，指战员们集资购买，或就地取材，自己制造。许多人将党和人民给他们补发的欠饷全部捐献出来。七十七团侦通连、一营二连、三营八连等单位，共捐献白洋八十四块，旧新疆币一千三百一十五元。还有人献出了金戒指、手表等。仅一营二连就用献金购买生产工具一百三十一件。机炮连回族战士马子清，用捡来的牛、马皮自制马搥脖子；战士胥国民，把磨短了的旧铁铤改制成锄头；迫炮连的战士们从旧庙中拾回破钟，铸造、锻打铧犁使用。在第一个春耕生产季节，这个团共自制木犁一百一十八架，土铧犁一百一十架，还用野榆树条编筐子，用芨芨草打绳子，解决了生产的急需。

开荒、耕地缺少牲畜，战士们以人代畜，八人拉一张犁

耕地。在七十七团三营八连开展的人、畜拉犁竞赛活动中，人拉犁耕地的工效远远超过了畜力。“八人拉犁气死牛”的佳话传遍全师。

夜以继日的春耕夏锄，指战员不仅要经受大苦大劳的磨炼，而且要对付“天敌”的袭击。由于垦区地处玛纳斯河畔，沼泽、苇湖和灌木丛给蚊虫孳生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夏季来临时，成群的蚊子满天纷飞，七十八团所在的泉水地最为严重。有一头牛陷在苇湖中，竟被乌云般的蚊子活活叮死。从早到晚，蚊虻嗡嗡叫着，见肉就叮，防不胜防。指战员们只好象非洲妇女戴面纱那样，用衣服将头和脖子蒙起来。

艰苦卓绝的劳动生活，磨砺着这支新生的人民军队的斗志，锻炼了指战员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原野上回荡着粗犷而豪迈的歌声，抒发着造福人类的人民战士的情怀：

“劳动的歌声满山遍野，

劳动的热情高又高！

生产运动猛烈地开展，

困难把咱们吓不倒！

没有工具自己造呀，

没有肉吃打野羊！

……

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呀，

戈壁滩上建花园！”

师党委在紧张的生产劳动中，始终不忘发挥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我们编印了政治理论教材，组织广大指战员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毛主席的著作；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号召

“人人参加生产建设，个个争当劳动模范”；根据生产季节，及时总结，评功摆好，宣扬先进，使政治工作与生产劳动融为一体；改造思想与改造大自然互相渗透，促进和深化了对起义部队的团结、教育和改造。

七十七团战士蒲根桂，就是在立功创模活动中涌现出的一个先进典型。蒲根桂是出生于甘肃礼县穷山沟里的一个佃农的儿子。旧社会全家十一口人，劳动一年只够半年吃穿，四十岁的人还目不识丁。一九四二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当兵，几次逃跑都被抓回。他在旧军队整整喂了八年马，过了八年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对生活已完全绝望了，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起义后，经过诉苦水、挖苦根，他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立志跟着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到底。在开荒生产中，他决心为人民立功；上南山拉木料，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夜里，他夜宿破牛圈，把羊皮大衣让给别的同志盖，自己钻到马肚子底下睡，使一只耳朵冻成残缺。春耕犁地，他一天犁六亩，创造全团最高工效；播种时，他一人撒五百亩地的种子，出苗均匀整齐；他当了班长、排长后，更是处处带头，事事为公。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全排的马拉套具都是战士们用麻和芨芨草打的，还自制、修补马拥脖子一百多个；从粮仓的角落和缝隙中扫出马料三百多斤。蒲根桂被评为劳模，参加师的庆功大会时，被请上主席台。师首长亲自为他戴上大红花，给他让座、递茶，和他亲切握手。他的事迹在大会上作了介绍，并写成文章登在报上，印成材料发到全师。后来，他又被推选出席了全国首届劳模大会，幸福地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照了像。他说：“我蒲根桂做梦也没想到能有今天！旧军队把我变成了